



世界 奇异故事

「旦」海野十三等／著
田玉／编译

第二季



江西教育出版社
JIANGXI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

世界 奇异故事

「日」海野十三等 / 著
田玉 / 编译

第二季



江西教育出版社
JIANGXI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世界奇异故事·第二季 / (日)海野十三等著 ; 田玉
编译. — 南昌 : 江西教育出版社, 2018.7
ISBN 978-7-5705-0126-7

I. ①世… II. ①海… ②田… III. ①故事—作品集
—世界 IV. ① I1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005822 号

世界奇异故事·第二季

SHIJIE QIYI GUSHI DI-ERJI

(日)海野十三 等著 田玉 编译

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

(南昌市抚河北路 291 号 邮编: 330008)

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大厂回族自治县德诚印务有限公司

720mm×1000mm 16 开本 19 印张 字数 240 千字

2018 年 7 月第 1 版 201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705-0126-7

定价: 39.80 元

赣教版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, 请向我社调换 电话: 0791-86710427

投稿邮箱: JXJYCBS@163.com 电话: 0791-86705643

网址: <http://www.jxeph.com>

赣版权登字 -02-2018-231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

目录

离奇的抢劫案 // 001

幽灵船惊魂 // 013

法网恢恢 // 024

失踪的摄影师 // 035

海神的祭祀 // 050

勇猛的骑士 // 070

火车惊灵 // 077

凶宅 // 090

人鱼眼泪 // 104

消失的尸体 // 140

寄魂 // 159

对面楼的男人 // 180

朱雀怪 // 221

帆村侦探纪实 // 243

地狱旅馆 // 271

离奇的抢劫案

[英] 马西阿斯·麦克 杜奈尔·鲍特金 著

杰姆·潘科直到把黑色皮包稳稳地放在身旁空位上的时候，才长长地出了一口气。

他长着可爱的圆脸和金色的头发，让人一眼看上去就觉得很好相处。他的身材很高大，正因为这个，他才会在这里。

他是戈华—格兰特银行的员工，正在执行一项特别任务——把五千英镑从伦敦送到两百英里外的分行。现在，那笔巨款就躺在那个黑色的皮包里。

杰姆有点紧张，他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事。在这之前，这个工作一直由另一位经验丰富的员工负责。不过，很不幸，就在几天前，那位员工生了很严重的病，没法再胜任这项工作，于是，无奈的主管思前想后，只好找来了杰姆。他认为杰姆长得人高马大，看起来不好招惹，一定能保护好这笔巨款，顺利完成任务的。

杰姆却不这么想，自从拿到这个皮包，他时刻感到不安。他觉得这个

包非常沉重。这让他不得不格外小心。唉，这可不是在抢一张球赛门票，而是在保护一笔巨款啊！杰姆忐忑地想着，抢票的时候，毫无疑问，自己一定会表现得十分勇猛，可巨款……谁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儿呢！

此时此刻，他独自一人坐在一个头等厢的单间里面，默默祈祷火车可以快点开往目的地。一路上，他的手都紧紧地护在黑色皮包上，一直十分警惕，好像真的要发生什么事情一样。

终于，火车到了艾迪斯科母联轨站，离下一站还有四十七公里。

杰姆大大松了口气，拿出自己的烟斗，点燃了，惬意地抽了一口，然后铺开报纸，翻到体育新闻的版面，津津有味地看了起来。

不一会儿，汽笛声响起，火车缓缓开动了，放松的杰姆全神贯注地看着报纸，完全没有注意周围的环境——他不知道在他面前的阴影里面正有一个人。这个人一直盯着他，好像准备对他做点什么，看上去很不正常。

慢慢地，那个人真的动起来了，他朝着杰姆走过来，不发出一丝声响，如同鬼魅一般。

杰姆毫无防备。突然，一双有力的胳膊勒住了他的脖子，随即，一个膝盖用力，顶向他的前胸，杰姆很想挣脱，但是，这个时候，那人把一块手帕塞进他的嘴里。

很显然，那块手帕上面有麻醉剂。这下，杰姆觉得浑身瘫软，完全使不出力气了。不过，他依然没有放弃挣扎，还是尽力用自己高大的身体去顶对方。

他差点就要成功了。可是，麻醉药的威力不容小觑，它最终帮助贼人打败了强壮的杰姆。

杰姆倒在了地上，一动也不动，彻底晕过去了。

过了很久，他才慢慢醒过来，脑袋里昏昏沉沉的。他唯一能够想起来

的事情就是，钱包被抢了！

窗外的风景依旧在飞逝，显而易见，火车并没有停下，车厢门也完好无损，车厢里除了杰姆，没有其他人。

杰姆慌乱地在车厢里四处寻找着他的包，但是，整个车厢空空如也，什么也没有。

他惊恐地拉开车厢门，冲大家大喊：“我的包！我的包被抢走了。”

杰姆的动静引来了很多围观的人，其中也包括一名列车员。

“这是怎么回事儿？它是在哪个地方被抢走的？”他走进来，看着衣衫不整的杰姆，有些怀疑地问。没办法，不管怎么看，杰姆也并不像一个可以拥有五千英镑的人。

杰姆大声地说：“我的黑色手提包里面有五千英镑，它被人抢走了。它是在艾迪斯科母到这个车站中间的路途中被抢的。”

列车员一听他的话，马上表示了反驳：“这是不可能的，我们在这两站之间根本没有停过，并且这节车厢也从来没有进过别人，除了你。”

“可是，我的包确实被人抢走了。我也以为车厢里面一直只有我一个人，后来我的确看见了一个人。他应该早就藏在了我的座位下面。”

“这倒也不是没有可能。不过，先生，你有证据吗？”

杰姆瞪着眼睛，无言以对。

“算了，算了，要不你去跟侦探说说你的情况吧。站台上有个侦探，你可以向他求助。”

没有办法，杰姆只好把在自己身上发生的事情对那个侦探讲了。侦探仔细了解了情况之后，一时也没有办法破案。

他对杰姆说，这件事太离奇了，自己要好好想想。

案件发生后的第三天，格里高雷·格兰特爵士求见女侦探杜拉·米尔

斯小姐。

格里高雷·格兰特爵士是一个身材魁梧的中年人，而米尔斯小姐当时正在客厅工作。

爵士非常绅士地走进来，对米尔斯小姐说：“米尔斯小姐，您好，我是戈华—格兰特银行的股东之一，我的好朋友曾经和我提起过您，现在，我是来寻求您的帮助的。您应该已经听说过那件案子了吧，就是发生在火车上的那件案子。”

“是的，我在报纸上看到过有关这件案子的报导，但是，我知道的也不是很多。”

“我也不清楚太多，没有办法告诉您更多，不过，我对这件案子十分上心，所以才来向您求助。您要知道，我来请求您帮忙的主要原因不是为了那笔钱，五千英镑是一笔大数目这没错，但是更重要的是，这关系着我们银行的信用和声誉。您应该知道，我们戈华—格兰特银行是一家很注重声誉的银行，我们银行从来没有发生过任何欺诈客户的事情，这次的事件如果得不到妥善的解决，很明显会损害我们的声誉。至于那个员工，那个叫杰姆的员工，到目前为止，是最值得怀疑的。我希望您能够查清真相，如果真的是他干的，我希望他会受到制裁；如果他是被冤枉的，我也希望您能够还他一个清白。”

“那么，那些警察是如何看待这件案子的呢？”

“他们认为犯人就是杰姆，因为他们觉得，车厢里面不应该有其他人。谁都知道，那时候火车的速度非常快，正常人是有可能离开那节车厢的。同样，也不可能有人在这种情况下，用任何常规的办法进到车厢里去。他们认为，杰姆肯定是把手提包交给了另外一个同伙。”

“警方现在在干什么呢？”

“警察现在逮捕了我们的员工杰姆，同时悬赏追捕一个拿着黑色牛皮手提包的人，他们信誓旦旦地说，他们抓住了主犯，从犯很快也会被捉拿。”

“那您是怎样认为的呢？”

“说实话，米尔斯小姐，我并不觉得这个案子就是这个样子的，虽然一切看上去合情合理。但是，当我见过杰姆之后，我还是觉得有些不对劲。”

“我想去见见这个小伙子，可以吗？”

“当然可以，很高兴您愿意这样做。”

在和杰姆见面之后，米尔斯对格里高雷爵士说：“我知道这件案子该怎么办了，不过，我有个请求。”

“酬劳随您开价。”

“不是关于酬劳的事情，只有案子处理完了，我才会收取佣金。我想要说的是，和您的想法一样，我也觉得杰姆先生是清白的，我想要帮他洗清嫌疑。”

于是，银行方面撤掉了对杰姆的起诉，杰姆获得了自由。之后，杰姆和米尔斯小姐一起从伦敦来到了艾迪斯科母站。杰姆十分感谢米尔斯小姐，反复向米尔斯小姐表达感激。同时，他也跟米尔斯小姐说起了自己经历的一切。

“装现金的那个包很重对吧？杰姆先生。”米尔斯问杰姆。

“对，那个皮包还是有一定重量的，不过，我身体不错，就算提着那个包，我还能够走很久呢！”

“是的，看得出来，您的身体真好。”当米尔斯小姐用指尖触碰到杰姆结实的手臂时，杰姆脸红了。

“要是那个罪犯再一次出现在您的面前，您能够辨认出他吗？”

“我认不出来他的脸，因为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反应过来，一双有力的

胳膊就掐住我的脖子了，然后一块带有麻醉药的帕子就捂住了我的嘴。我想，那个时候火车才开出没有多久，大约才十英里的样子，其实我也不太能够相信那个时候车厢里面还有其他人在。您能够相信这件事情，我觉得很感激。我也知道别人不会相信我说的话，毕竟那个时候火车跑得飞快，要不是亲身经历过这件事情，我也不会相信这件事情……米尔斯小姐，您知道他是怎样做到这一点的吗？”

“这一点我当然可以告诉您，不过要等等才行。您不要着急，等我们到了艾迪斯科母，等我找到一个带着曲柄手杖的人，就会告诉您罪犯是怎么做到的。那个时候，真相就会大白。”

杰姆将信将疑地跟着米尔斯小姐去了艾迪斯科母。

米尔斯小姐化名为布朗小姐，和杰姆住在一个旅馆里。

之后的一个星期里，他们并没有做什么。

一天下午，米尔斯小姐从楼梯上面往下走，碰到了一个是上楼去的壮实中年人。

那个人有一条腿不太好使，拄着一根橡木的曲柄手杖，上面包裹着黑色的油漆。米尔斯小姐和他擦肩而过，目不斜视，一切看上去什么异样也没有，只是一次正常的陌生人相遇。

那天晚上，米尔斯小姐和收拾房间的仆人谈天，得知那个人叫麦克·克劳德。他是一个生意人，这一段时间都住在这个旅馆里面。这些日子里，麦克·克劳德先生偶尔坐火车去往伦敦，偶尔又会骑着自行车去乡村看风景。

仆人说，麦克·克劳德先生是一个很温和的人。

次日，米尔斯小姐又在台阶上遇到了这位先生。也不知道是米尔斯小姐不当心还是麦克·克劳德先生没有在意，就在为他让路的时候，米尔斯

小姐的脚一不小心踢到了那根手杖，一下子把手杖从他的手里撞出来，飞到了楼梯下面。

米尔斯小姐赶紧跑去捡那根手杖，一边说“对不起”，一边把手杖还给他。

就在这个短短的时间里面，米尔斯小姐已经清楚地看到，这个手杖的曲柄部分里面有一道很深的痕迹，那里的油漆都被磨掉了。

深深的痕迹甚至刻进了木头里面。

那天晚上，米尔斯小姐和杰姆在餐厅吃饭，他们的餐桌旁边就是那位麦克·克劳德先生。用餐用到一半的时候，米尔斯小姐说自己的手表坏了，让杰姆回头看看他背后墙上的钟表到什么时候了。虽然杰姆知道，实际上，米尔斯小姐抬起头就能够看见杰姆背后的钟表，却还是疑惑地遵从了她的嘱咐，回头看表。

杰姆一回头，就和麦克·克劳德先生的目光撞上了。麦克·克劳德看见杰姆的脸的那一瞬间，表情变得惊惧无比，好像看见了什么可怕的东西。杰姆有些奇怪地看了麦克·克劳德一眼，并没有表现出什么其他的情绪。

一会儿过去了，克劳德继续吃他的晚餐，而米尔斯小姐在摆弄她的手表。

等到吃了晚饭之后，米尔斯小姐一边思考，一边弹着没有调子的钢琴曲。忽然，米尔斯小姐的琴声停了下来，她对杰姆说：“我们明天要出门了，骑自行车出去，具体时间不知道，不过要随时出发，我们还要准备一些东西。”

“没有问题，米尔斯小姐，我们需要什么东西？”

“一捆绳子，要结实的。”

“好的。”

“还要一把手枪，你有手枪吗？”

“没有，我没有用过手枪。”

“那要是给你一把手枪，你能开枪吗？”

“这个可不行。米尔斯小姐，我只会用拳头，我的拳头还是很硬的。”

“我们不需要拳头，我们需要一把枪。废话不多说，你去准备明天要用的自行车，还有绳索。”

“包在我身上。”

次日，他们吃完早饭后，米尔斯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看书。从这个位置，她能够透过窗户看见旅馆的大门。

一直等到9点半的时候，麦克·克劳德出现在旅馆门口。

麦克·克劳德推着一辆自行车，自行车的前面挂着一个很大的帆布包。而且，麦克·克劳德先生行走非常正常，一点也不像一个腿脚不方便的人。

麦克·克劳德一出门，米尔斯和杰姆就立马出门，骑上自行车去追踪他。那个时候，麦克·克劳德已经骑出一段距离了。

“杰姆，你听我说，我们要跟着他，我在前面，你跟在我的后面，留一段距离。要是我在你前面挥舞白手帕，你就踩着自行车奋力向前冲，明白了吗？”

“明白了。”

就这样，他们三个前前后后踩着自行车离开市区，来到了郊区。一路上，米尔斯小姐努力地跟上麦克·克劳德，而杰姆则不得不放慢自己的速度，和米尔斯小姐保持着距离。虽然杰姆不是很明白米尔斯小姐要做什么，但还是按照她的话做了。

麦克·克劳德走的路线是和铁路轨道的方向相反的，但是现在，他却又开始掉头了。他转换了方向，开始向铁路线的地方驶去，有时候，他在

行驶的过程中还会回头，探头探脑地看看后面。但是，当然，他什么人都没看到。每过一会儿他都会回头看一看，当然，还是什么人都没有。

那个时候，米尔斯小姐在拐弯那里。

现在，麦克·克劳德离那个电线断裂的地方还有一英里的路程。米尔斯熟知这里的路，她知道这条路马上就要到尽头了。这一段是弯曲的坡路，两边生长着茂盛的树木。

麦克·克劳德加速行驶，后面的米尔斯小姐和杰姆也加快了速度。很快，麦克·克劳德终于到了最高的坡上，马上就要下坡了。坡道尽头，树木十分茂盛。

在坡道尽头，麦克·克劳德警惕地回头看了一眼，然后忽然停下。因为米尔斯小姐在后面放慢了速度，所以没有被麦克·克劳德看见。

在麦克·克劳德下车的地方的左边有一道围墙，麦克·克劳德把自行车停在墙边，从车上取下帆布包，轻手轻脚地翻越了这道围墙。他翻墙的时候动作十分迅猛，简直不是他这个年纪的人应该有的速度。

而另一边，米尔斯已经看见麦克·克劳德翻过了围墙，跑进了树林里面。她立马挥舞起自己的白手绢，给杰姆打信号，然后迅速向山坡下冲去。

跟在后面的杰姆接到讯号，也大力向前面冲去。

看着麦克·克劳德的自行车，米尔斯小姐就知道他是从哪里翻墙过去的。她跟着麦克·克劳德的踪迹，翻过围墙，小心地落在地上，小心翼翼地往树林里面走。

过了一会儿，她就听见树林里面传来了声响。

米尔斯不动声色地靠了过去。她看见在树叶的后面有一个背影，正跪在地上。在一旁，一个黑色的皮包散落在地上。

米尔斯小姐慢慢地靠近他，就在离他很近的时候，米尔斯小姐忽然大

声叫道：“你好啊，麦克·克劳德先生！”

那人显然被吓了一跳，整个人颤抖了一下，猛然转过身来，看见了他身后的米尔斯小姐。

他低声地骂了一句，然后准备把手伸进自己的口袋里面。

“不要动！举起你的双手！”

米尔斯用手枪对准了麦克·克劳德的头，而就在这个时候，杰姆也翻过围墙，跑了过来。

米尔斯小姐对杰姆说：“杰姆，你慢慢走过去，从左边过去，拿走他的枪，然后用绳子把他的手捆起来！”

杰姆照着米尔斯的话做了，在看见麦克·克劳德的那双粗壮的胳膊时，他想起来，在列车上，他就是被这样的一双胳膊勒住的，就下意识地用力，把麦克·克劳德的手绑得更坚固了。

“你去把那个帆布包拿起来，你会觉得它很重吗？”米尔斯打趣道。

杰姆笑了，这个包对于他来说一点也不重！

“你站起来！你在前面走，现在我要把你弄到艾迪斯科母，交到警察的手里。”米尔斯对克劳德说。

克劳德的脸色十分差。

翻过围墙之后，杰姆把帆布包绑在自己的自行车上。

米尔斯对杰姆说：“你把他的自行车的脚蹬拆下来一个，只留一个给他就好了。”

杰姆当然很乐意，不一会儿就弄好了。

“把他弄上车，让他用一个脚蹬蹬回去好了。”听到米尔斯这样说，麦克·克劳德立马开始求饶，他举起了自己被绑的双手。

“这点事难不倒你的，反正，你过来的时候，也是一只手抓住车把中

间骑过来的。你应该知道，不管怎么说，你都必须这样做，抢劫犯先生。”

于是，这个抢劫犯用一只脚踩着自行车骑回了艾迪斯科母。然后，米尔斯小姐和杰姆两个人就把麦克·克劳德送回了警察局。

这件事情在艾迪斯科母引起了极大的轰动，整个城市的人都议论纷纷。当天中午，米尔斯小姐发了一封电报，把这件事情通知了格里高雷·格兰特爵士。当天下午，格里高雷·格兰特爵士就匆匆赶了过来，邀请米尔斯小姐和杰姆共进晚餐，想好好庆祝一下案子告破。

这位银行高层对小员工杰姆说：“杰姆先生，我们决定要给你一些补偿。而亲爱的米尔斯小姐，我们也决定把找回的赃款的一半给您，作为您破案的报酬。不过话说回来，我还是很好奇，您是怎样发现这个罪犯，怎么知道赃款被他藏在那里的呢？”

“道理其实很简单，爵士。现在全国都在通缉一个带着黑色皮包的人，所以，这个时候，这个狡猾的罪犯肯定不会把钱包带在身上的，他一定会想要把钱包藏起来，然后自己也找个地方，安静地等待风头过去。但是，在旅馆的时候，他看见了受害人杰姆先生，虽然杰姆没有认出他，他却已经开始想要把钱藏好了，而我，就是等着他去藏钱的时候下手。”

“不过，您是怎么在艾迪斯科母发现他的呢？而且最让人费解的是，他是怎么在一辆飞速行驶的列车上悄无声息地离开的呢？杰姆，你知道吗？”

“对不起，先生，我也很纳闷，这些都是米尔斯小姐带着我干的。我只知道那个人的曲柄手杖上面有个凹痕，其他的我什么也不知道。”

“米尔斯小姐，您就赶快告诉我们吧！”

“爵士，您要是仔细看，就会发现那一段路的火车车厢离电线很近。”这个时候，米尔斯小姐拿出了麦克·克劳德的曲柄手杖。

“如果一个人足够强壮，足够灵活，完全能够用这个曲柄勾住火车外面的电线，把自己吊在电线上，从车上下来，然后再顺着电线，一路滑到电线杆那里。当然，这样很有可能把电线杆上的绝缘瓶打破，所以，那里的电线就坏掉了。”

“那么，这个刻痕是怎么出现的呢？”

“这是电线不停地摩擦这个曲柄内侧产生的，您看，”米尔斯小姐把手杖递给爵士，得意地说，“那天，我一看到这个刻痕，就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儿了。”

幽灵船惊魂

[美] 弗兰克·诺里斯 著

一望无际的海面上，克拉鲁斯号正徐徐前进，船身在平静的海面上划过一条白色的波浪。

这艘船在海上已经航行了很久，这里的天空都是浅蓝色的，阳光毫不吝惜地照耀着海面上这艘小圆点般的船。这里的海水是深蓝色的，当风平浪静的时候，海面看上去光滑得像一块花岗岩石板，晶莹透亮得好似一面蓝色的玻璃。

大海好似没有尽头一般，我们的眼睛能够看到的地方，除了海水就是和海水一样辽阔的天空。轮船一日不停地向目的地行驶着，远远地将烟囱里冒出的黑烟与船身带起的白色浪花甩在身后。

每天中午的时候，哈登伯格船长都会在操舵室里悬挂的海图上做一个标记，用以记录我们的行程。

我们已经在苍茫的大海上行驶了很远的距离。在这里，都市的喧嚣都离我们远去，我们曾经熟知的生活场景也在脑海里渐渐模糊，众人孤独地